



房龙

讲述 FANGLONG
JIANGSHU
LUNBOLANG DE GUSHI
伦勃朗的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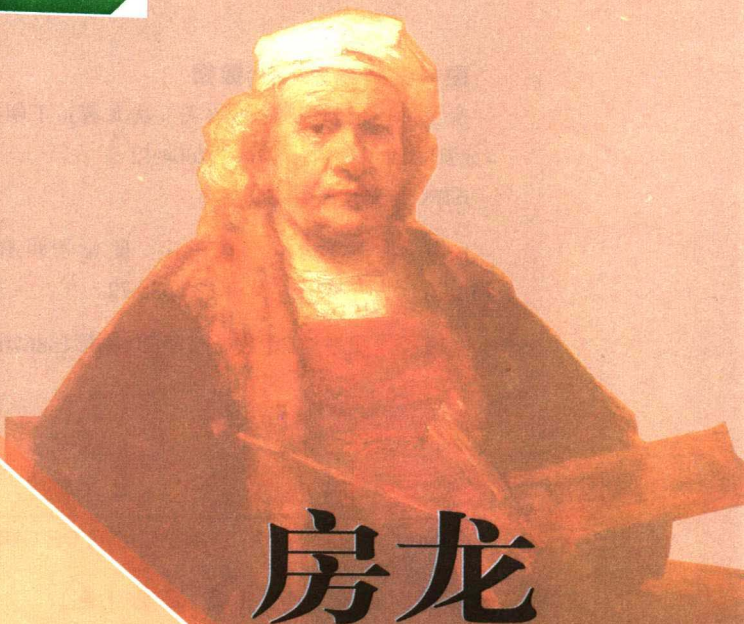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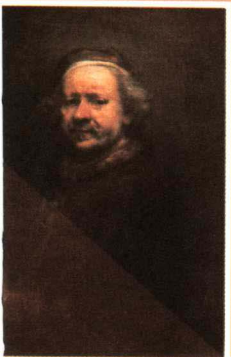
【美】亨德里克·威廉·房龙 原著
丁朝阳 编译



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美术出版社



K835.63
10



【美】亨德里克·威廉·房龙 原著 丁朝阳 编译

房龙 讲述 伦勃朗的故事

FANGLONG
JIANGSHU
LUNBOLANG DE GUSHI



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房龙讲述伦勃朗的故事/[美] 房龙著; 丁朝阳编译.

-成都: 四川美术出版社, 2004.12

ISBN 7-5410-2444-9

I. 房 … II. ①房 … ②丁 … III. 伦勃朗.H. (1606
~1667) -生平事迹 IV. K835.63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138670号

房龙讲述伦勃朗的故事

FANGLONG JIANGSHU LUNBOLANG DE GUSHI

■ 原著 威廉·亨德里克·房龙 [美]

■ 编译 丁朝阳

责任编辑 杜娟 任思淑

特约编辑 程蓉伟

封面设计 周明

装帧设计 稻草人

责任校对 李成等

出版 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美术出版社
(成都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 610012)

发行 四川新华发行集团

印刷 四川新华印刷厂

开本 889mm×1194mm 1/20

印张 13

字数 200 千

版次 2005年1月第1版

印次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7-5410-2444-9/J·1845

定价 38.00元

■ 著作权所有·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:(028)86636481

丁朝阳 于上世纪 70 年代生于蜀

中龙都，中西兼修，尤好国学，好读书，

焚膏继晷，废寝忘食，常寂然凝虑，思

接千载。每会古人意，喜不自胜，下笔

万言，换了美酒，酬文友佳人。有译作

《金钱之死》《留住你的客户》等，编著

有《新解唐诗三百首》《新解宋词三百首》

《胡雪岩经商谋略》系列、《托福高分》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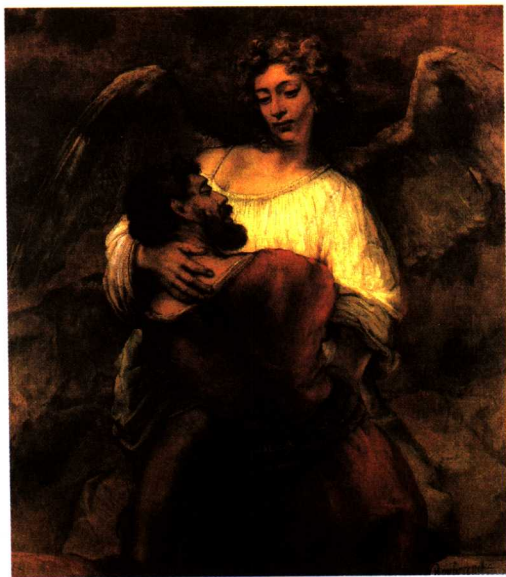
列、《世界名著中英对照》系列等。



四川新华出版公司策划制作

画坛最后的雅各

伦勃朗临死前，
要好友为他朗读《圣经·创世纪》中雅各与神摔跤的故事。
伦勃朗一生都在与世俗“摔跤”，
穷困潦倒，命运多舛，
然而他不屈不挠，
最终成了画坛最后的雅各。



雅各与天使摔跤 伦勃朗 1659年 油彩画布 137cm×116cm

背景介绍

17世纪的荷兰——海上马车夫

17世纪,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长足发展,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增多。当时,世界各国间的贸易通道主要在海上,哪个国家的造船业发达,拥有商船的数量和吨位最多,它就能称霸海洋,控制东西方贸易,从事海外殖民掠夺。在当时,船就像陆路运输的马车,哪个国家掌握了海上马车,它就是海上马车夫。在整个17世纪,荷兰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霸主,因此,被称为“海上马车夫”。

在17世纪之前,荷兰是西班牙属地尼德兰的一个省。“尼德兰”意为“低地”,是莱茵河入海处一大片低地的总称,它包括今天的荷兰、比利时、卢森堡和法国东北部的一部分。尼德兰是个富饶的地区,西班牙帝国当年的一半税收来自这里。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视之为自己“王冠上的一颗珍珠”。16世纪末,尼德兰掀起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政治运动和武装起义。1581年,尼德兰北方七省成立“联省共和国”,其中以荷兰省最大,经济也最发达,所以称为“荷兰共和国”。

荷兰独立后,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,商业、海洋运输业、金融业逐渐发达起来,很快成为西欧强国。

当时,荷兰的造船业居世界首位。仅在首都阿姆斯特丹就有上百家造船



厂,全国可以同时开工建造几百艘船舶。荷兰的造船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,船的造价是英国的 $\frac{1}{2}$ 至 $\frac{1}{3}$ 。欧洲许多国家都到荷兰订购船只。

荷兰的商船吨位占当时欧洲总吨位的 $\frac{3}{4}$,拥有 1.5 万艘商船,几乎垄断了海上贸易。挪威的木材、丹麦的鱼类、波兰的粮食、俄国的毛皮、东南亚的香料、印度的棉纺织品、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等等,大都由荷兰商船转运,经荷兰商人转手销售。当时的阿姆斯特丹是国际贸易的中心,港内经常有 2000 多艘商船停泊。

荷兰的海军舰只几乎超过了英法两国海军的 1 倍。它们在世界各大洋游弋,保护本国商船,并从事海外殖民掠夺。

在亚洲,1595 年,荷兰人首次绕过好望角,到达印度、爪哇。不久,荷兰舰队便在爪哇和马六甲海峡两次打败葡萄牙舰队,并不断追捕、抢劫中国商船,垄断了东方贸易。1602 年,荷兰成立“东印度公司”,专门控制这一地区的贸易,还一度侵占中国的澎湖、台湾。

在美洲,荷兰于 1621 年成立“西印度公司”,把持西北非洲与美洲之间的贸易,并在北美侵占了一块殖民地,建立了以新阿姆斯特丹(即现在的纽约)为中心的新荷兰。

在非洲,荷兰在东西方交通的咽喉——南非的好望角修筑要塞,营建殖民地,在那里开辟种植园,保证过往船只的淡水和粮食供应。

“海上马车夫”这个称号形象地说明了 17 世纪的荷兰在商业、海洋和殖民掠夺各方面所拥有的霸权地位。不过,“海上马车夫”的好景不长,从 17 世纪中叶,英荷便在各大海洋展开了海上争霸战,后来,法国也卷了进来。法荷战争席卷了荷兰本土,以荷兰惨败告终,荷兰从此一蹶不振,风光不再。



CONTENTS

目 录

- 第 1 章 出诊萨斯琪亚 / 002
- 第 2 章 初遇伦勃朗 / 014
- 第 3 章 恶仆吉尔特琪 / 022
- 第 4 章 萨斯琪亚病人膏肓 / 029
- 第 5 章 与伦勃朗谈绘画 / 032
- 第 6 章 伦勃朗画了一幅大画 / 040
- 第 7 章 伦勃朗沦为笑柄 / 066
- 第 8 章 伦勃朗结识让·路易斯 / 069
- 第 9 章 萨斯琪亚悄然长眠 / 079
- 第 10 章 殁了萨斯琪亚 / 083
- 第 11 章 伦勃朗借钱 / 086
- 第 12 章 萨斯琪亚的家事 / 092
- 第 13 章 伦勃朗约我一晤 / 102
- 第 14 章 与市长共进晚餐 / 105
- 第 15 章 故国消息 / 131
- 第 16 章 决定回国 / 139
- 第 17 章 结识布依诺医师 / 145
- 第 18 章 谈艺术家的地位 / 149
- 第 19 章 固执己见的伦勃朗 / 154
- 第 20 章 伦勃朗的艺术观 / 161
- 第 21 章 伦勃朗境况堪忧 / 177
- 第 22 章 伦勃朗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 / 187
- 第 23 章 牧师干涉伦勃朗的家事 / 192
- 第 24 章 亨德丽吉喜生一女 / 196
- 第 25 章 伦勃朗为新市政厅绘画功败垂成 / 200
- 第 26 章 伦勃朗接到破产通知书 / 208
- 第 27 章 布利街的房屋人去楼空 / 216
- 第 28 章 伦勃朗老态渐现 / 221
- 第 29 章 两个不错的新计划 / 227
- 第 30 章 伦勃朗一家人找到新住所 / 234
- 第 31 章 我为伦勃朗接到最后一幅绘画订件 / 238
- 第 32 章 亨德丽吉与世长辞 / 241
- 第 33 章 伦勃朗又收了一个学生 / 245
- 第 34 章 蒂托斯早逝 / 249
- 第 35 章 我读了《创世纪》中最后一章 / 251
- 伦勃朗档案 / 254
- 跋 / 256



第1章

出诊萨斯琪亚

1641年秋,暴风雨持续不断,到11月,天气越发恶劣,大水淹死了许多牲畜,整个阿姆斯特丹沉浸在潮气之中,墙壁全都发了霉,泥炭不能运进城,可以利用的燃料只有湿透了的木头,这种东西根本烧不着,于是,屋里常充满浓烟,多数人宁肯冻得打哆嗦,也不愿被呛得透不过气来。

城市里各种疾病流行。女仆苜蓿进屋来对我说,有个姑娘找我去给一个女人看病,我想:“唉!又得出去挨冷受冻了。”

其实,这时我实际上早已停止了一般的出诊业务。我走到客厅,发现来人并不是一个姑娘,而是一个中年妇女,她的表情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同情,我叫她另找医生,她却以责备的口吻说:“如果不是急症,我家主人一定会派我去请个有名的医生,可是,我家太太好像快不行了,所以才叫我就近找个大夫来——好坏都行。”

令我意外的是,这个来求救的人竟出口伤人。她的这种无礼的言词,让人非常不舒服的直爽,不知为何,倒使我觉得有些幽默。我没有搭理她,穿上外衣,跟她出去了。

路并不远。我们沿着霍特库柏渠畔往前走,然后左转,越过安桑奈·斯鲁伊水闸,来到安桑奈·布利街,在一座两层的楼房前面停下,这座房屋看来很像某个富商的住宅。

没等我们敲门,门就打开了,有个焦急的声音问道:“那一位就是医生吗?”带我来女人尖声回答道:“是的,也许算是一个大夫吧。这是我就近找到的,希望他能看病。”那个人听了说:“你这个傻婆娘,说话好听点儿不行吗?快请医生进来,我去点蜡烛。”客厅里很黑,有一种呛人的酸味,这使我认为,我来到了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炼金实验的人家。但是蜡烛一点着,我立即看到,房间中央的一张小桌和几把椅子上,摆满了素描和画稿,还隐约看到四壁上立靠着许多幅油画,这显然不是一间实验室。这家的主人我不认识,这些素描和油画显然就是他的作

品。这家的主人是一个身体健壮的人,像个石匠或木匠。就在他开门那时,我就揣想他是个级别比较高的工匠,做惯了繁重的体力活,同时也还受过些训练,能看懂表格和建筑设计图,大概是某个建筑公司的职工领班吧。不过,这样的人不大可能在城里最好的街道上买房呀,但转念一想,在这个城市里,新建房屋如雨后春笋,发财致富并非难事,特别是那些同市参议会会有某种关系的人们。海伦街某些最好的住宅不都属于几年前还不曾见过肉叉,或者还不知使用

扮花神芙罗拉的萨斯琪亚
伦勃朗 1634年
油彩画布
125cm×101cm



出
诊
萨
斯
琪
亚



宦官的洗礼

伦勃朗 1626 年
油彩木板
63.5cm×48cm

餐巾的人吗？因而我对这种情况也不足为奇，心平气和地问道：“病人在哪儿？”

“在大房间里，”主人回答说。他的声调倒使我吃惊不小，因为他的声调温文尔雅，同他那有点粗鲁的平民外表毫不相称。因此，当我脱去湿透的外衣时，心想我得为我同一阶层的人服务了，于是自我介绍道：“我是房龙医生。”

他伸出手来跟我握手，并向我微微一鞠躬，说道：“医生，承您光临。我姓凡·莱茵，劳您诊断的是我的内人。”他端起蜡烛，带我穿过客厅，进入这座房子后半边的一个房间里。这里点着一盏小油灯，生了一堆火，所以房间还不算暗。

我装出一副深切关怀的表情，病家都希望看到医生这种表情，它往往比几大桶的药粉和药丸都更有效。

病人躺在修造于墙壁凹处的一张大床上，这是只有富豪才深深喜爱的法国人的习惯，睡在置于房间中央的四柱



自画像

伦勃朗 1629 年
油彩木板
89.5cm×73.5cm

卧榻上,夜里空气流通。她的床前有个摇篮,我把它挪开,走到近处给她看病。我请她的丈夫把蜡烛递给我,并低声让他问一问他的妻子是否睡熟了。他还没有回答,病妇便睁开眼睛,有气无力地说:“我没有睡着,只是很疲倦。”

于是我在她床边坐下,进行了例行的检查,问了一些问题,不过,就这些似乎已使病人精疲力竭,我只好尽量问得简短些。我摸了摸脉,脉搏很弱,很不正常,跳得却很高,再摸她前额,冰冷有汗,然后,我给她盖上被单,嘱咐她尽量入睡,并对她说,我会立刻给她送一服镇定剂来。

我转身对她丈夫招招手,我突然觉得,我似乎从前在哪里见过这个人?但一时又想不起。我说要单独和他谈谈。他又端起蜡烛,走到门口,对保姆(就是去请我的那个女人)说:

“吉尔特琪,你来看护太太,照应孩子,我和医生到楼上坐一会儿。”



女病人和医生
杨·斯丁 荷兰
1661~1662年 油画
123.5cm×97.5cm



萨斯琪亚侧像
伦勃朗 1634年
油彩木板
99.5cm×78.8cm

天使和预言者巴拉姆
伦勃朗 1626年
油彩木板
63.2cm×46.5cm



我们上了楼,进入这座房子前半边的一个大房间,这里摆满了花瓶、盘子、锡镞酒杯、古老的地球仪、雕像、奇异的宝剑、金盔、绘画——到处是画,四壁上挂满了画,椅子旁靠满了画,倚在桌子四边的是画,互相靠在一起的也是画,心想:“这人是个古玩商吧。”

他从一把椅子上搬开了一本用羊皮纸包住的厚书,十几幅蚀刻铜版画或画稿,以及上面的一个小小的古代罗马皇帝或将军的胸像,然后,请我坐下。他的态度潇洒自若,这使我又觉得他是个画家或雕刻家,而且更肯定地认为,我们之前在哪儿见过。他接着又小心地拿开另一把椅子上的一个漆过的大盒子、一只小茶杯和一个茶托,以及两个小瓷人,把它们全部搁在一张摆设着一个笑眯眯的黑人头像的桌子上,然后坐下,交叉双手,以奇怪的姿态仰起头来,这是

眼睛近视的人常有的姿势,语气沉重地说:

“你可以告诉我实情。她的病情很危险,对吗?”

我一时无从应答,想了想,答道:“也许危险,也许不危险。不过,在我得出明确结论之前,你最好先回答我几个问题。”我详细地询问了他妻子的病历。他们结婚已经七年。他的妻子是从伏列斯兰^①来的。他本人出生于莱登,父亲是个磨坊主,十一年前62岁时去世了,母亲是一年以前才过世的,当时51岁,他们共有六个孩子,四男二女。他的兄弟姐妹不很健康。“当然,”他说,“这和萨斯琪亚的病情毫无关系,我是担心我的儿子蒂托斯,他看来不很健康,我只是想让你明白,从孩子的父亲这方来说,他是出身于十分健康的家族。”但从他妻子那方来说,情况并不这么良好。“你知道吗?”他对我说,“她的家庭出身比我优越得多,不过我发觉,不知为什么,这样的富家子女,似乎往往不如我们这些小时候三人共睡一张床,从幼年就得自谋生路的孩子健康。”

她父亲的名字我听说过,叫罗伯塔·凡·奥依林堡,做过雷瓦登的市长,曾奉命谒见公爵,商谈北方的政治局势。当年奥伦治公爵遇刺^②时,他正同奥伦治公爵共进午餐。凡·莱

① 今荷兰的伏列斯兰基雅省。

② 事件发生在1584年,奥伦治公爵威廉·赛林特(1533~1584),荷兰共和国的创建人,曾联合荷兰北部各省一致抗击西班牙统治者,争取民族独立,做了第一任联合州总督。1584年在德佛特被封建势力特派的凶手巴尔扎萨·锡拉德刺杀。

下面这幅16世纪的版画,再现了奥伦治公爵威廉遇刺的场景。在版画右上方,威廉在自己府中与家人一起用餐完毕,起身离开。大厅外,巴尔扎萨·锡拉德开枪打中亲王。左边画的是刺客欲翻墙而逃,被人抓住。



茵从未见过他的岳父，因为老头儿在1624年就去世了，当时萨斯琪亚刚满12岁。她的父母另外还有八个孩子，但双亲去世后（母亲过世比父亲早一年左右），家就散了，萨斯琪亚随他的堂兄亨德利克来到阿姆斯特丹，堂兄开了个古玩店，偶尔也买卖绘画，凡·莱茵就是在这个店里见到萨斯琪亚，后来请她做过几次模特儿。“最初，奥依林堡一家人有些超尘拔俗，”画家对我说，“亨德利克并不是个精明的生意人，他向我借过一些钱，也许他觉得，如果他的堂妹给我做模特儿，我就不便催他还账。这个可怜的姑娘在阿姆斯特丹举目无亲，很苦闷，也老想找些刺激，因此常带她妹妹一同到我的画室来，这完全是一种冒险，你知道，上流社会对我们这些画画的人的看法是怎样的。”结果，她成了他的妻子。“而如今，”他继续说，“恐怕我就要失掉她了。十个月前，在我们的孩子出生前不久，她吐过一次血，分娩时几乎送了命，今天晚上在派人去请你之前，她又一次吐血，虽不如前一次那么严重，但这说明病没有完全治好，经常为她看病的那位外科医生，自己患了肺病，在他痊愈以前，我希望你能劳神为她医治。你住得离我家近，她可怕的窒息经常发作，我很希望请到一位住得近的医生。”

这似乎不是选择医生的最讨巧的理由，但我对这个人很感兴趣，他看上去很奇怪，既像一个有点儿妄自尊大的显贵，又像一个无依无靠的孩子，这整个住宅以及这些绘画、家具、瓷器和罗马参议员的雕像，都使我觉得和我们这个十分繁



圣法杜华洛的殉教 伦勃朗 1625年 油彩木板 89.5cm×123.6cm